

## 敬远与接近：英语报刊中的幕末日本书写

黄逸<sup>1</sup>/胡盼<sup>2</sup>

**摘要：**十八世纪中后期，英国报刊出于贸易的利益开始关注日本。而江户幕府因为英俄的滋扰，对除中国荷兰朝鲜以外的国家实行敬远政策。开国前的日本形象在英语新闻中始终处于朦胧而可望不可及的状态，甚至由于日本严格的锁国政策而给英媒留下“帝国”的假象。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新兴的美国乘中英贸易冲突之际，使用武力打开了日本国门，美国媒体在这个过程中充分运用舆论的力量力挺政府完成了日美条约的签订，鼓励美国先手攫取在日利益。开国后的日本在英美舆论的眼中呈现出截然不同于开国前的影像，令英美世界涉日报道日益丰富多彩，日本的形象则通过英美的全球报道开始传播于世界各地。

**关键词：**英语新闻；幕末；敬远；开国；接触

### 前言

大航海时代以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相继来到东亚地区建立殖民地并在前近代时期长期参与该地区的国际贸易活动。<sup>3</sup> 1603年，日本的江户幕府成立，“日本型华夷意识”<sup>4</sup> 逐渐形成，并由此在东亚地区构建起江户幕府的“日本型华夷秩序”。<sup>5</sup> “锁国”<sup>6</sup> 与贸易是“日

1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

2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学院日语系日语专业本科四年级学生。

3 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年，10—11頁。藤原敬士：《商人たちの広州：一七五〇年代の英清貿易》，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7年，第41頁。

4 朝尾直弘：《朝尾直弘著作集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第85頁。平田俊春：《神皇正統記の基礎的研究》，東京：雄山閣出版，1979年，第634—636頁。池内敏：《大君外交と「武威」》，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4—5頁。

5 佐藤誠三郎，R・ディグマン編：《近代日本の對外態度》，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第2—5頁。

6 “锁国”一词最初出典自德国人坎普佛（Engelbert Kaempfer 1651—1716）的日本学著作《日本誌》。坎普佛是十七世纪的德意志医生，博物学家和旅行家。1690年到达长崎担任荷兰商馆的医生。在日期间坎普佛广泛调查了日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回到欧洲后将收集到的各类资料编辑成《日本誌》。坎普佛死后，《日本誌》部分遗稿写本由其后代转卖给英国收藏家医生汉斯·斯隆（Hans Sloane 1660—1753），斯隆命人将其节译为英文，并添加了坎普佛早年有关暹罗的研究报告，1727年以书名“*The History of Japan and Siam*”在伦敦出版。翌年该书的拉丁语版、法语版相继问世。约半个世纪后，德国学者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Christian Wilhelm Dohm 1751—1820）发现了坎普佛家族所藏的《日本誌》原始遗稿。经过多姆的修订在1777年至1779年间以书名“*Geschichte und Beschreibung von Japan aus den Originalschriften der Verfassen, Herausgegeben von Christian Wilhelm Dohm zu Lemgo. 2Bde.*”公开发行了两卷本的德语版。十八世纪中叶以后《日本誌》的荷兰语版本传入日本。长崎的洋学者志筑忠雄（1760—1806）将其中有关江户幕府闭关锁国的叙述和评论单独译出，以《锁国论》为名出版发行。《锁国论》的出版让日本士人了解到世界对日本的想法，唤起了日本士大夫阶层对“锁国体制”的反省和忧虑。丸山

本型”华夷秩序的两大支柱。<sup>7</sup>在此基础上幕府处心积虑地推行所谓的“大君外交”，将幕府将军的政治地位抬升至“日本国大君”的高度，并以此名义与李氏朝鲜持着长期的通信使外交。<sup>8</sup>在江户幕府的区域国际秩序的设定中，李氏朝鲜与琉球是“通信之国”，中国与荷兰则是“通商之国”。在通商的同时，江户幕府要求中国贸易商提供中国大陆的各种情报，荷兰贸易商提供全球的情报。通过这种方式，江户幕府对当时世界的认知保持在一个较现实的水平之上，<sup>9</sup>同时世界也开始关注日本这个位于亚洲东北部的国家。

### 一、英媒眼中的江户日本：一片敬远而朦胧的国土

早在1785年英国的《泰晤士报》(*The Times, London, England*)就曾发文评论由北美大陆西北部至日本的贸易尝试：

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下与北美大陆西北部乔治王湾地区居民的贸易计划据说能给我国带来极大的利益。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我们那些充满着爱国热情的探险家们的目标不仅仅局限在北美大陆的西海岸，他们还准备重启曾经中断良久的对日贸易。他们的日本计划一旦成功所产生的巨大利益将比现行贸易体制内所能获得的更多百倍。<sup>10</sup>

同一天，《泰晤士报》在题为《日本、印度、及其他东洋诸岛》的报道中再次评论了日本，字里行间展现出英国媒体对日本情况的无知与迷茫：

---

国雄：《日独交渉史話》，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41年，第96-97頁。小堀桂一郎：《鎖国の思想》，東京：中央公論社，1993年，第144-157頁。

<sup>7</sup> 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8年，第5頁。

<sup>8</sup> 朝尾直弘：《朝尾直弘著作集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2004年，110-113頁。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第277-278頁。

<sup>9</sup> 江户幕府建立之初因长期战乱导致社会经济极其凋敝，振兴对外贸易成为幕府初创期的重中之重。然而，幕府在随后的国际贸易中察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试图通过贸易向日本传播基督教的图谋。幕府遂在宽永时代（1621-1645）相继颁布了锁国的法令以隔绝基督教的渗透。为了窥伺西方的反应同时为了继续获得国际贸易带来的丰厚利益，幕府在1641年开始要求进港的荷兰贸易船定期提供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情报。而荷兰人为了独占对日贸易权也接受了幕府的上述要求。此后，设于长崎的荷兰商馆每年定期将世界各国发生的事情按时间顺序撰写成册提交给长崎的日本当局。这些情报文件由幕府的荷兰语翻译译成日语后送往江户供幕府上层参考。上述由荷兰商馆提供给江户幕府的国际情报资料在历史上被称为《荷兰风说书》。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为了更确切地了解中英局势的发展，幕府要求荷兰商馆不定期提供更多的相关情报，这些汇总的情报被称为“别段风说书”。它在当时不仅用作幕府上层判断国际局势的重要工具，还曾被分发给西南诸强藩，供其在对外交涉中使用。紙屋敦之：《大君外交の海外情報ルート》，载岩下哲典，真荣平房昭編：《近世日本の海外情報》，東京：岩田書院，1997年，第10-22頁。姫野順一：《海外情報と九州一出島と九州諸藩の情報ネットワーク》，载姫野順一編：《海外情報と九州一出島・西南雄藩一》，福岡：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3頁，第10-11頁。外山幹夫：《長崎奉行》，東京：中央公論社，1988年，第61-63頁。

<sup>10</sup> *The Times*, Oct.05, 1785. 中译文参考：国際ニュース事典出版委員会・毎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編：《外国新聞に見る日本①1852-1873本編》，東京：株式会社毎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1989年，第4頁。

有关日本的情况总是充斥着一种集极端顽固无知迷信与技术进步于一体的混杂印象。谁也无法断定他们是否已经从开化的邻国（指中国）获得独立？抑或究竟独立了多久？他们是否具有民族国家特质并获得普遍的尊重？抑或他们是否仍旧在迷信与对改革的反感中苦苦挣扎？这一切都无人可知。<sup>11</sup>

上述提到的“中断的英日贸易”指的是江户早期的日英贸易的陈年旧账。早在1600年英国商船就来到了日本堺浦，随船而来的英国人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日文名：三浦按针、1564—1620）稍后成为德川家康的外国顾问。在他的斡旋下幕府不仅同意英属东印度公司在日本设立贸易点，并实质上将贸易点的治外法权都给予了英国商人。<sup>12</sup> 日英贸易在德川家康的支持下兴盛发达。但是随着家康的去世和锁国法令的颁布，英商在日活动日益局促。尤其是1673年幕府通过荷兰情报得知英国与葡萄牙之间的王室联姻（即英王查理二世与葡萄牙公主凯瑟琳的婚姻）后决定单方面断绝与英国的贸易关系。<sup>13</sup> 为此，英属东印度公司曾不断接洽幕府当局希望恢复英日贸易，但均被幕府拒绝。恼羞之余的英国遂在1796年与1808年两次突入日本领海巡航至室兰和长崎，给幕府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威胁，更加恶化了幕府的英国观感。对于幕府的执拗态度，英国也是洞若观火心知肚明。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将印度次大陆作为其亚洲大后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取得了绝对的海上霸权。1814年，在英国即将最终战胜拿破仑之际，《泰晤士报》刊发了一篇探讨重开对日贸易的评论，展现出英国资本重开对日贸易的渴望之态：

去年7月东印度公司的两艘货船搭载着（英属东印度公司）派往日本的使节由巴达维亚出发。两艘货船装载着高昂的奢侈品，被赋予极大自由裁量权的使节预计能与日本帝国缔结重开贸易的协定。与日本的贸易对爪哇特别有利。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在于爪哇的产品在日本市场上销路极佳，并能为铜、樟脑等其他商品带来利好的销售渠道。如果这次能与日本重开贸易之路，不仅能够再次获得当年在巴达维亚获得的高额利润，并为今后进一步的通商提供一种极大的可能性。<sup>14</sup>

在上述评论中值得注意的是《泰晤士报》在称呼日本时使用了“日本帝国”这种表述。相较三十年前该报评论日本时使用的负面词汇可谓是在文字上有了创新。这种表述的本意是出于追求贸易利益而向潜在的贸易伙伴示好的表示。当然，从幕府不断强化海防力量用以对抗英舰骚扰的方面来解读的话，日本的行为的确给横行东亚的英国人留下了一丝“帝国”的寒气。

## 二、美媒眼中的幕末日本：刀俎鱼肉间的接触

1840年以来，受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刺激的江户幕府正在逐渐改变执行了两百年之久的锁国政

---

<sup>11</sup> *ibid.*

<sup>12</sup> 鹿島守之助：《日英外交史》，東京：鹿島研究所，1957年，第1—4頁。

<sup>13</sup> 片桐一男：《オランダからの「風説書」と舶載品》，載丸山雍成編：《日本の近世第6巻情報と交通》，東京：中央公論社，1992年，第144—145頁。

<sup>14</sup> *The Times*, Oct.02, 1814. 中译文参考：《外国新聞に見る日本①1852—1873本編》，東京：株式会社毎日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ズ，1989年，第6頁。

策。与此同时，凭借英国的力量分享在华利益的美国也正在把目光投射到日本的身上。随着十九世纪美国的“西进运动”的发展，美国将其势力一举扩展至太平洋东岸，开始谋划包括中国与日本在内的环太平洋贸易圈的蓝图。在美国的设想中日本是美国太平洋贸易圈中理想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在太平洋上美国捕鲸船队的绝佳补给点。因此，早在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之前美国人就曾闯入日本领海寻求与日本的贸易可能性。美国海军军官詹姆斯·比德尔（James Biddle 1783-1848）在1846年仲夏之季的访日经历对于希望打开日本国门的美国人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他提交给海军部长的访日备忘录在访日一年后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让人有幸一睹日本神秘面纱后的真实情况，并为美国政府派遣佩里舰队访日提供了一个可以仿效的样本。<sup>15</sup>

比德尔指挥由两艘军舰“哥伦布号”（*Columbus*）与“文森号”（*Vincennes*）组成的迷你舰队在1846年的7月中旬从中国的舟山群岛驶抵日本的江户湾。在备忘录的第二段中，比德尔明确告诉我们，在抵达江户之前他就已经了解到日本当局对付外国人的应对措施：“长崎的日本官宪无权与外国官员谈判，他们也不能答应外国官员的任何要求。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要求送达江户幕府。江户与长崎之间的距离是345里格（约为1725公里——译者注），往返两地的时间根据1841年纽约出版的一本日本书中所记‘通常需要7周’。因此，我决定率领舰队直抵江户湾。”<sup>16</sup> 在入港前，日本官员踏上军舰询问他此行的目的，比德尔的回答充满着老牌殖民者的虚伪：“在驶入抛锚地之前，一位日本官员带着一名荷兰语翻译上船检查。他询问我来此目的，我的回答则是，作为日本的朋友我来此探明日本是否一如中国一样向国际贸易打开大门？是否愿意通过一项条约与美国商船进行贸易。”那位日本官员要求比德尔以书面形式提出他的要求。比德尔提交的书面要求中还附上了英法美与中国签订的条约的汉文本，<sup>17</sup> 意图恐吓日方，但被日方识破：“我在船上将法英美三国与中国缔结的条约的汉文本交给日方官员。日方坚称没有大君的许可他无法接受。接着我将条约文本递给其他日本官员，他们都礼貌地拒绝了。”<sup>18</sup> 在短暂的停泊期间，有两件事情令比德尔

<sup>15</sup> 比德尔访日备忘录提交的对象是时任美国海军部长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800-1891）。1847年3月15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每日讯报》（*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全文刊发了比德尔的备忘录，同年4月14日俄亥俄州的《赛奥拓公报》（*The Scioto Gazette*）全文转载了比德尔的备忘录。此后其他美国报刊相继陆续转载了上述备忘录全文或节选。

<sup>16</sup> ” *Commodore Biddle's Official Account of His Visit to Japan*,”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Mar. 15, 1847.

<sup>17</sup> 即《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美望厦条约》。

<sup>18</sup> 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随后英法美等国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双边条约的内容，江户幕府均能通过荷兰商馆的《别段风说书》获得第一手真实的资料。例证之一就是在战争爆发前幕府紧急向荷兰商馆预定了欧洲制式的陆战炮，并且在1840年授命当时日本著名的炮术专家高岛秋帆（1798-1866）在江户郊外的德丸之原举行了炮术演练。其用意有二：一是幕府需要亲身观察西式陆炮的实际威力和效果，而是通过评估武器的效能推测中英战争的走向。而且，在整个战争时期，幕府还要求前往长崎贸易的中国商人提供最新的战争动态以此校准荷兰人情报的不实之处。此外，英国外交部在战后将与中法签订的一系列条约的英文本通过荷兰外交部转送给江户幕府。因此幕府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及后续国际纷争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并不需要比德尔那样的普通西方人提供的文献资料。岩下哲典：《日本のインテリジェンス—江戸から近・現代へ》，東京：右文書院，2011年，第40—42頁。森睦彦：《阿片戦争情報としての唐風説書—書誌的考察を主として—》，載保谷徹編：《幕末維新論集 10 幕末維新と

印象深刻。其一是了解到荷兰与江户日本贸易的真正原因：“当我去年十月在巴达维亚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荷日贸易的总量微不足道。……荷兰人之所为维持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纯粹是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那种将其他欧洲国家排斥在外独占对日贸易特权的骄傲。数年之前荷属东印度公司似乎就已将此告知其政府。此外我们驻巴达维亚领事罗伯特先生在与我的长期通信中也确认了这个事实，他曾在东亚游历甚广。”其二则是在接受大君“回信”时遭到了日本下级官吏的粗暴对待——推搡，这令比德尔的白人的优越感受到了侮辱，他在备忘录末尾愤愤写到：“正如我所确信的是，没有当时在场的日本官员的教唆和指使，这种冒犯是不会发生的，虽然为此我能迅速获得道歉和补偿，我本不应该认为有必要去讨论这种冒犯，除非为了反击出现在公众舆论中的流言蜚语。”

比德尔在当月 29 日驶离江户前收到了大君的“答复”。他在备忘录中用一整段概括了答复的要点，那就是幕府重申锁国的法令，展示了拒绝与外国通商的决心。<sup>19</sup> 他在备忘录中说明日方当面向他传达了这份“答复”，至于使用何种语言比德尔没有明言。但是鉴于他随后命令“文森号”将该“答复”带给人在广州的帕克医生，<sup>20</sup> 请其全文翻译后呈递给美国海军部来看这份“答复”的文本应该是汉文本。

比德尔顺利的进出日本，以及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美国染指东亚地区事务的企图心，美国政府派出舰队去日本的消息也甚嚣尘上。这种急迫的心情有时也化为舆论的谎言而流布于美国社会。《波士顿调查报》(*Boston Investigator*) 在 1852 年 5 月转载自《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的一篇题为《日本已经为我们做好了准备》的报道中写道：“据《纽约先驱报》来自荷兰军舰‘奥兰治亲王号’(*Prince of Orange*) 的消息，日本国大君为了热烈欢迎佩里将军指挥的日本远征舰队，正在整顿沿岸防务，武装士兵。据该舰荷兰军官推测，我军若要进入江户，以现有的派遣武力是不够的。”<sup>21</sup> 这篇报道虽然使用了“准备热烈欢迎佩里将军指挥的美国远征军”(ready to give the American expedition under Com. Perry a warm greeting) 这样的表述，但还是说明了日方正正在整军经武应对美国的武力挑衅。类似的逻辑混乱的不实报道当时散见于美国的部分

---

情報》，東京：吉川弘文館，2001 年，第 6—7 頁。松方冬子：《オランダ風説書と近世日本》，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年，第 160—161 頁。

<sup>19</sup> 《纽约商报》(*N.Y. Journal of Commerce*) 在 1849 年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的新闻报道，其中谈到比德尔访日成果时特意使用斜体字符强调：“当所有的交涉结束时，他被要求回去，再也不要回来了。”该报道的第一部分向公众报道了 1849 年 3 月美国商船“布立柏号 (*Preble*)”由香港驶往日本去接回因海难而被困在日本监狱的美国船员。随后用较长篇幅介绍了日本近世以来与欧洲和美国的零星交往历史，在论及荷兰人时称其为“目光短浅的荷兰人 (*the short-sighted Dutch*)”，体现出新兴的美国殖民者对老牌荷兰殖民者的不屑和挖苦。这部分报道内容丰富，言简意赅，堪称一部日本开国前的对外关系小史。该部分报道后被美刊广泛转载。”*Japan*,” *The Daily Ohio Statesman*, May 22, 1851.

<sup>20</sup> 彼得·帕克 (*Peter Parker* 1804–1888)，中文名伯驾，美国医生，传教士，1834 年来华传教，通汉文，参与了广州早期的外国人社区建构。其生平参见：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sup>21</sup> ”*The Japanese greeting ready for us*,” *Boston Investigator*, May 26, 1852.

报刊之上，使普通的美国民众无法了解日本的真实情况。<sup>22</sup> 美国，尤其是美国政府在这种舆论影响之下也无法较清晰地了解日本，但是她制定的对日最初的交涉方针则颇为圆滑灵活，这可以从《纽约时报》在1852年2月24日刊发的《日本与合众国》中一窥究竟。该文首先报道佩里舰队即将出发远征日本，随后讨论了佩里抑或美国政府应该如何与江户幕府打交道的问题：

我们认为，与未开化的民族打交道之时，在诉诸武力之前应该努力获得他们的信赖与善意。……但是，我们不知道日本作为国家是否会背叛我们。……我们的正确行动取决于交涉的成功或不成功，对方是否有诚意。我们应该让他们了解我国的地理位置、我国的国土规模以及我国的国力。而且，我们也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对日本物产的需求，以及日本可以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最后，应该让他们了解我们是一个胸怀宽广的民族。为此，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之相称。上述这种打交道方法可能要使用多年，数十年也未必可知，但是这种方法可以将我们的关系引向安定的彼岸。我们强烈反对强国对弱国的高压政策。<sup>23</sup>

在上述的叙述中，除了将日本人定性为“未开化”这种显而易见的白种人的优越感外，引人注目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希望以和平而非武力的方式与江户幕府交涉。<sup>24</sup> 尤其是文末反对强国欺压弱国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这个新兴的西方列强希望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为自己贴上某种不同于英法俄侵略风格的“道义标签”，而且这种“道义感”在佩里舰队访日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使某些日本士人深受其惠。<sup>25</sup>

---

<sup>22</sup> 美刊《罗莉周刊》(*The Weekly Raleigh Register*) 在同年6月的一篇题为《日本远征》的报道中以相当夸张的手法臆测了面对美国舰队的日方反应：“我们从确切且可靠的来源得到消息——停泊在花园城堡（纽约港锚地名——译者注）的‘奥兰治亲王号’上的一些荷兰海军军官认为，鉴于迄今为止与日本和平的交涉，我们应该强硬地让日本顺从我们贸易的要求。日本国大君正在准备热烈欢迎我们，他加强了每一处海岸的防卫，而且他还有装备良好的军队可以使我们屈服。他们（荷兰军官——译者注）认为以我们现有的派遣力量无法完成进入江户的重任，并且还质疑我们是否有足够的装备抵御任何对我们的攻击及摆平局势。假如日本人没有军舰，他们也会从其他地方获得。这个民族好战且团结一致，国土坚如磐石。””*The Japan Expedition*,” *The Weekly Raleigh Register*, Jun.05, 1852.

<sup>23</sup> *New York Times*, Feb.24, 1852. 中译文参考：《外国新聞に見る日本①1852-1873 本編》，第24頁。

<sup>24</sup> 早在1851年的美刊中就曾出现过美国希望以温和态度打开日本国门的尝试报道。《克利夫兰先驱报》(*The Cleveland Herald*) 在一篇题为《日本人在华盛顿》的短讯中这样写道：“据说政府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将会把日本军官和船员送到华盛顿安置，他们在大海上被美国船只救起并被送到旧金山。他们将会受到政府的公款招待，将被带领参观我们的公共生活、社会机构、以及国际贸易。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多了解我们的情况，当他们归国之后可以将这个国家的情况，尤其是我国政府希望和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的益处尽可能的传递给日本政府。”1852年6月的另一篇题为《美日交往》的长篇报道中更是详细地解释了美日和平贸易给两国带来的裨益。”*Japanese at Washington*,” *The Cleveland Herald*, Nov.20, 1851. cf. *“American and Japanese Intercourse,” The Sacramento Union*, Jun.01, 1852.

<sup>25</sup> 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在佩里舰队停泊下田期间曾偷上佩里的旗舰，要求美国舰队带他离开日本去西洋游历。松阴在佩里的旗舰上通过美国人翻译卫三畏与佩里交谈甚欢，还写了《投夷书》，自述身世与抱负。最终佩里拒绝了松阴的要求，放其下船，松阴只得自投下田的囹圄。根据江户幕府的法令吉田的行为应处死刑。但是，佩里在了解了松阴《投夷书》的趣旨与其救国志向后甚为敬佩，同时也深悯他的牢狱之灾，遂亲自向下田当局为吉田说情，最后免除了松阴的极刑。陶德民：《下田獄にお

然而，美国政府的目的真的如此纯真？美国的行为真的如此高尚？在美国政府决定派遣舰队前往日本后，美国媒体纷纷以“远征日本”（*The Japan Expedition*）为题讨论即将到来的美日谈判。《纽约快报》（*N.Y. Express*）为此刊发的一篇长篇评论被广为转载，其观点颇能代表美国舆论的主流。该文作者首先认同荷兰人对佩里舰队面对日本抵抗前景的预测，并将荷兰帮助这次远征的事实公之于众，顺便还揶揄了英法一把：“荷兰尽其所能不间断地将相关的航海图、备忘录、调查报告送给我国政府用于本次远征之用。我们毫不怀疑，英国和法国也会象荷兰人那样慷慨相助。”随即话锋一转露出了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这次远征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诉诸武力的想法，只不过希望简单地扭转一个长期的对美困境。我们的舰船不多，因此担忧这次远征，假如需要派遣一支攻击性的舰队，我们相信政府将尽一切可能完成这次任务。日本政府必须被说服，假如可能的话强制日本保证，绝不允许再虐待因海难而漂流到日本海岸的美国船员，使其被置于悲惨的境遇之中。如果交涉能够和平完成那就上上大吉。假如不能，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派遣一支舰队去应对最坏的局面让日本人听从我们号令。”在这番真心独白之后则是篇幅不短的美国力量的宣传，在文末作者充满激情的写道：“文明世界的眼光正注视着这次远征，绝无退路可言！我们有责任为国旗增光添彩，有责任保卫我们的贸易商队，有责任弘扬这个时代的精神！那个傲慢、孤僻、残暴的异教徒政府理应被要求修改他的政策以顺应整个世界的需求。我们认为这一点正是所有理性的欧洲人与美国人所具有的公心。”<sup>26</sup>

在美国沙文主义的时代精神的喧嚣中，1852年11月24日，由佩里（*Matthew C. Perry* 1879-1858）指挥的美国东印度舰队自美国东海岸的诺福克起航，横跨大西洋于次年的7月初到达日本的浦贺，将时任美国总统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 1800-1874）的国书递交给了江户幕府，准备和幕府谈判通商条约。由于当时将军德川家庆（1793-1853）的重病造成的幕政混乱，加上佩里还需执行其他任务回到香港，1853年的佩里浦贺之行并没取得实质性的结果。<sup>27</sup>1854年2月，佩里舰队再次到达日本的下田，幕府无计可施，只得在同年3月31日与美国签订城下之盟《日美和亲条约》（又称《神奈川条约》），日本由此开始进入幕末时代。

在等待的煎熬中整整徘徊了一年之久的美国舆论对第一份美日条约的态度是欣喜若狂的。《纽

---

ける第二の「投夷書」について》，载陶徳民編：《吉田松陰と佐久間象山—開国初期の海外事情探索者たち（I）—》，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6年，第37—38頁。

<sup>26</sup> "Japan, Ho for Japan!," *N. Y. Express*, rep. *The Semi-Weekly Raleigh Register*, Jun.05,1852.

<sup>27</sup> 1853年佩里舰队从日本铄羽而归给美国本来乐观的舆论氛围以当头一棒。1854年3月佩里舰队再次来到日本等待与日方交涉时，幕府又以将军去世为借口试图再次拖延谈判。幕府的态度令一部分美刊的态度转向狂暴，他们质问道：“现在该如何是好？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但是大君已死，而且外国使节在两年之内不被允许进入日本。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佩里所携的神圣使命无疾而终？打开与日本的强大贸易之门，一份通商条约，以及对所有那些异教徒的教化的神圣使命，难道都要因为那个半醉半醒、身患痛风的老君主的死亡而整整停顿两年之久吗？难道还要佩里指挥官在日本领海停泊两年以等待对我们总统的回音吗？”文末他们指出：“假如有必要使用刺刀，假如日本大君反抗，那么就让佩里指挥官教训他并将日本列岛带回合众国。用三个字让这个新大君明白，选择通商还是战争。” "Our Relations with Japan," *The Weekly Herald*, Mar.04, 1854.

约快报》的评论颇能代表当时美国舆论的反应：“太平洋从日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那个岛国此后命中注定将与我们保持更为密切的商贸（抑或政治）关系。根据英国记者的叙述，佩里指挥官在谈判中成功地实现了他的乐观的同胞的热切愿望——正如我们不久之前就曾希望宣布的“萨拉托加号”（*Saratoga*，佩里舰队中的一艘护卫舰）带回的一份标准条约，以备参议院讨论及总统的批准。荣誉属于富有骑士精神的老船长。他完成了一项最艰巨的外交任务，任何人都都会为其自豪。”与此同时，该报还不忘挖苦一下当时在日寻求缔约可能的俄国代表的窘境：“在这同一时刻，与日本缔约的机会正从俄国指挥官的指尖渐渐消失。重申一遍！荣誉归于佩里指挥官！他应受到全国的爱戴。”<sup>28</sup>

相较于《纽约快报》的激情报道，《每日国家信息报》（*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的报道内容就较为翔实。首先，该报确认了美日两国缔结条约的消息最初刊发自香港英媒和美刊《纽约商业广告报》（*New York Commercial Advertiser*）驻港记者。其次，该报补充报道了幕府在缔约后不久的1854年4月27日批准了该条约，并且意味深长地另起一段告诉全世界：“日本已经彻底地关上了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大门，”以此响应了《纽约快报》同类报道。在文末，该报转发了《纽约商业广告报》主编对美国武装力量初次踏上日本领土的观感：“海军陆战队自由地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们在各地引起了巨大的兴趣和好奇，但是，毫无疑问其中并没有参杂着不敬。”<sup>29</sup>另外，美国西海岸大报《加利福尼亚大地报》（*The Alta California*）因其地缘政治对日美缔约更为敏感，该报的相关报道详尽细致，对佩里舰队打开日本国门的现实总结具有一定的舆论代表性。该报总结了条约给美国带来的利益：“这是日本帝国第一次签订的国际条约，尽管这是我们长期不懈努力让其进入到条约体系中去。荷兰人曾经享有过的特权将会被让渡给私人企业。”在国际政治方面，该文总结道：“拥有战舰的俄国舰队在整个冬季一直呆在长崎，寻求与日本缔约。但在二月无奈地离开了日本，没有完成使命。最后合众国克服了迄今为止所能想到的一切障碍，完成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都会被啧啧称道的任务。”在最后一段的展望中，该报踌躇满志地以太平洋主人翁的姿态宣示：“如果假我们以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我们将会扩大这个重要协定带来的可能影响。它将影响环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影响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铁路交通，影响跨太平洋航运的每一个岛屿。”<sup>30</sup>

不容置疑，历史已经证明，佩里舰队迫使日本开国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带有殖民注意侵略色彩的非正义行为，《日美和亲条约》也是日本自古以来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美国舆论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的叫嚣声中，美国最终选择使用“和平”的手段达到其目的，客观上相较于英法俄等国的横行侵略仍旧具有一丝所谓的“道义感”。<sup>31</sup>但是这种脆弱的“道义感”在随后列强瓜分日本的

---

<sup>28</sup> “*Good News from Japan*,” *New York Express*, Jun.15, 1854.

<sup>29</sup> “*American Treaty with Japan*,” *Daily National Intelligencer*, Jun.14, 1854.

<sup>30</sup> “*News from Japan*,” *The Alta California*, Jun.16.1854.

<sup>31</sup> 相对于美国人所抱的这种“道义感”，1854年佩里舰队第二次访日时的日方主要接待官员——平山省斋（1815-1890）则通过与舰队中文翻译罗森的唱和应酬向美国人展现了儒家道义的庄重立场。<sup>31</sup>美国人的道义建立在其基督教伦理之上，而平山所展现的东方道义的核心则是孔子的“仁”之意义。在佩里舰队的两次访日过程中，东西方不同的道义观得以交流，可谓是近代东西文明互鉴的积极一面。陶德民編：

狂潮中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 三、猎奇与赞赏：初开国门的文化碰撞

古老的东瀛国门被缓缓打开之后，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界人士纷纷涌入日本，观察日本的社会，体验日本的生活，争相向国际性的英语媒体投稿，对日本进行评头论足。正因为国门初开，猎奇的外国观察家们的着眼点主要集中在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而非是当时对幕府来说的最紧要的政治军事领域。首先，自诩理性逻辑的西方人就对他们所闻的日本社会思想提出了看法：“正如在我们的社会一样，日本也有自由思想家，但是可能人数不多。我从未听说他们之中有自然神论者，他们都是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他们否认至高无上的存在，他们认为世界的创造和管理都可以加以改变，并且怀疑一切。”在文末武断地认为：“拥有自由思维的日本人相对于全国而言数量极少，绝大部分人民，一般而言不仅偏执而且迷信。”<sup>32</sup>

上述指摘可以一窥当时西方人士对日本抱有的无知程度。江户时代在日本思想史上被视为与文艺复兴一样的重要时代。自宋学传入日本后形成于江户时代的朱子学成为代表江户幕府“正学”的意识形态。<sup>33</sup>日本民族的统一意识和独立精神在江户时代得到了极大地加强。<sup>34</sup>这种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行动可以在幕府培养的日本第一批外交官中看到。<sup>35</sup>此外，像吉田松阴、福泽谕吉（1835-1901）那样出身下级武士的士人在开国后也迅速地将学问的关注点从汉学和兰学转向英学。<sup>36</sup>

在第一批西方观察家眼中日本女性也是一个值得描绘的群体，一位美国人意味深长地写到：

---

《平山省齋と岩瀬忠震一開国初期の海外事情探索者たち（II）一》，吹田：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2018年，第246—252頁。

<sup>32</sup> "Freethinkers in Japan," Boston Investigator, Jul.26, 1854.

<sup>33</sup> 林罗山（1583-1657）在《本朝神社考》中的“皇祖祖宗泰伯论”以中华思想为基础提出日本“非夷狄”的政治观点，进而建构日本源自中国的“小中华”国家意识形态。在林氏的“神道即王道”的思想中日本与中国是同文同种的中华文化圈国家。这种意识形态支撑了江户幕府对外政策，而其朱子学的理论则成为幕府的官方哲学。宇野茂彦：《叢書・日本の思想家②林羅山・（附）林鶴峰》，東京：明德出版社，1992年，第202—209頁。平重道：《近世の神道思想》，載平重道、阿部秋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9近世神道論前期国学》，東京：岩波書店，1972年，第511—513頁。又，江户早期思想家山崎闇齋（1619-1682）糅合儒神两家思想形成了日本思想史上独特的“儒家神道”。在“神儒一致”的理论上闇齋推崇“大义名分”，极力扭转当时日本儒者“尊华贬日”的立场，彻底地贯彻朱子学的“春秋大义”思想和精神。岡田武彦：《江戸期儒学》，東京：木耳社，1982年，第23—25頁。阿部秋生：《儒家神道と国学》，載平重道、阿部秋生校注：《日本思想大系39近世神道論前期国学》，東京：岩波書店，1972年，第498—502頁。

<sup>34</sup> 佐藤誠三郎・R・ディグマン編：《近代日本の対外態度》，第2—5頁。

<sup>35</sup> 江户中后期，幕府为应对层出不穷的外事纠纷，在其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昌平黉）开设外事课程，培养儒者出身的外事人员。参见：真壁仁：《徳川後期の学問と政治》，（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三章《幕府儒者の外交参与》。

<sup>36</sup> 陶徳民：《19世纪日本的外国学的变迁：从汉学、兰学到英学、德国学》，载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跨越时空的文化：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相遇与调适》，上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438-441頁。

“日本女性已经抛弃了以前不能让外国人看到的那种拘束感。她们热切地希望和外国人交流，她们学着那些英译过来的有关日本人、日本礼仪、日本习惯的词汇，一部分女性在此期间表达出希望去新朋友家乡看看的想法。”<sup>37</sup> 另一位美国人的观感则更近一步：“一位绅士刚从日本返回，带回来一些日本的图片。……其中一幅描绘着长崎的秀美景色。但是更多的有趣图片则是涉及那些女性的。她们的脸庞如制作者保证的那样极其勾人魂魄。……假如以我们的价值观做出判断，她们的脸庞是世界上最不道德的。一位绅士告诉我们，在日本假如一位女性在公共场所向你敬茶，那么毫无意外地可以确定她的放荡本性。”<sup>38</sup> 上述的观点代表着当时美式清教徒的立场，而《伦敦画报》（*Illustrated London News*）驻日记者的日本女性观则与之大相径庭，颇有褒扬之意：“日本妇女的地位不高，一如在基督教信仰笼罩下的西方各国的女性。但是日本的母亲、妻子、女儿既非如中国的那样操持家务，也不像土耳其那种买来的姬妾。就日本不存在一夫多妻制的事实而言，日本人明显地展现出不亚于欧洲各国人民道德感的高尚国民情操。正因为没有那种下流的行为，日本妇女的性格更为优秀，家庭道德得以普及四方。”<sup>39</sup>

1858年6月至9月，江户幕府被迫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俄国签订了修好通商条约（统称为《安政五国条约》），更多的西方人来到日本，而江户幕府屈服于不平等条约之下的苟且面目也被英国媒体捕捉到。但是，幕府对外的虚与委蛇和委曲求全的窘态却在《伦敦画报》的一篇题为《日本官员》的报道中得到了罕见的赞扬：“日本人富有忠诚之心和勇气，守法，而且拥护上宪。他们思虑详尽，且能体察他人的善意还是恶意。我们在此可以断言，日本国民通过与西方各民族的交往，将会以西方的规模发展，而且受惠于该岛地缘与特性，日本将成为东洋的未来领导者。”<sup>40</sup> 时至今日尚不清楚下此论断的原因，但是可以肯定幕末日本的形象通过上述英媒的话语修饰得以传播于世，以至于《泰晤士报》之后不久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称为“东洋的英格兰”。<sup>41</sup>

美国在安政条约签订后继续加大拉拢日本的力度，力促幕府派遣使团去美国交换批准书，借以展现美国的实力，要挟幕府做出更大的让步。1858年11月美国媒体正式报道了幕府派遣使团的决定，<sup>42</sup> 这个使团在日本近代史上称为“万延元年遣美使节”。<sup>43</sup> 幕府使团出发前往美国之时正是

<sup>37</sup> “*The Japanese Ladies*,” *The Daily Scioto Gazette*, Jan.30, 1855.

<sup>38</sup> “*The Ladies of Japan in the Stereoscope*,” *Milwaukee Daily Sentinel*, rept. *The Photographic News*, Dec.08,1858.

<sup>39</sup>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Dec.13, 1856. 中译文参考：金井圓訳：《描かれた幕末明治：イラストレイテッド・ロンドン・ニュース 日本通信 1853-1902》，東京：雄松堂，1973年，第32頁。

<sup>40</sup>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Nov.27, 1858. 中译文参考：金井圓訳：《描かれた幕末明治：イラストレイテッド・ロンドン・ニュース 日本通信 1853-1902》，第46頁。

<sup>41</sup> cf. *The Times*, Aug.20, 1872.

<sup>42</sup> “*The new Treaty with Japan*,” *The Weekly Raleigh Register*, Nov.10, 1858.

<sup>43</sup> 江户幕府派遣使团赴美换约主要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通过换约考察美国的风土人情，以备今后日美交涉不至于被动；二是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第十条的规定，幕府希望向美国采购武器装备；三是幕府酝酿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尤其是军事留学生。使团首脑新见正兴（1822-1869）、村垣范正（1813-1880）、小栗忠顺（1827-1868）均为地方官宪，尤其是新见与村垣还兼任处理外交事务“外国奉行”一

美国外交官将中美天津条约带回华盛顿之际。<sup>44</sup> 在这个充满历史偶然性的时刻,《纽约先驱报》评论道:“我们几乎就在同时完成了与两个大国的交涉,对于这两个大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可喜评论将由我们的政府来完成。”随后,自豪地谈到美国获取东亚利益的方式:“当英法使用武力与中国达成贸易的时候,我们通过慎重公平的竞争与太平洋政策成功地确保了扩大对华贸易的良机。通过这个良机,我们将增进与中国的核心利益。”<sup>45</sup>

1860年的英国挟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左右着欧洲的战略平衡,在亚洲,以印度次大陆为大本营,东西侵略,声势煊赫。后进列强美国当时正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内战威胁,采取虚伪的“和平”方式伙同英国攫取中日两国的利益是当时美国统治集团所能选择的最好方式。在这其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公平”或“友好”。<sup>46</sup>

#### 四、结语

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英国全球殖民步伐的加快,英语新闻报刊开始关注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由于中国的体量、地区影响力、对外的巨大贸易顺差等原因,英媒更愿意将更多的关注集中在中国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不觊觎日本。美国,这个新兴的清教徒国家,在伙同英国对华趁火打劫之余,以伪善的“和平”面目先英国一手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在这一系列国际政治军事活动中,英语媒体不仅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更是通过其国际强势话语权操弄着对日舆论。英媒的褒日言行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激发了日本横行侵略的野心,最后也让自己被日本反噬。美媒貌似“公允”的对日舆论也在1858年的安政五国条约后现出原形。而且,它对日本统治者的负面描述也引发了日本民众的极大反感,<sup>47</sup> 攘夷运动正在激烈的酝酿之中,<sup>48</sup> 而英语新闻的报道笔调也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从对“朦胧日本的爱”直接变成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叫嚣。<sup>49</sup> 另一方面,英语媒体的涉日报道也影响到幕府政权的决策,促使日本放弃抵抗和平开国,开始转向西方现代文明,为明治维新

---

职。使团乘坐幕府军舰觐临丸赴美,在美期间参观了美国各大公私机构,受到极大震撼。有关使团活动详情参见:日本史籍協會編:《遣外使節日記纂輯二》(東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中的《奉使米利堅紀行》。有关幕府派遣的经纬、使团在美收集的图书资料目录等参见:《万延元年第一遣米使節日記》(日米協會、1977年)。

<sup>44</sup> 幕府使团出发的时间是1860年2月9日。

<sup>45</sup> "Ra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Treaty," The New York Herald, Jul.04, 1860.

<sup>46</sup> 君塚直隆:《ヨーロッパ協調から世界大戦へ一八一五—一九一四—「不実の白い島」の呪縛一》,载細谷雄一編:《イギリスとヨーロッパ—孤立と統合の二百年—》,東京:勁草書房,2009年,第22—24頁。

<sup>47</sup> "The Japanese Emperors," Fayetteville Observer, Dec.06, 1858.

<sup>48</sup> 日本学者梅溪昇认为,幕末日本应对西方殖民侵略有三个阶段,即“抵抗外压”“顺应外压”“积极利用外压”。攘夷运动正处于第一阶段。梅溪昇:《お雇い外国人の研究》上卷,東京:青史出版,2010年,第11—29頁。

<sup>49</sup> cf. "The Troubles in Japan," rept. New York Times, Fayetteville Observer, Jul.05, 1860. "Danger to Our Citizens in Japan," North American and United States Gazette, Oct.15, 1861.

后的日本近代化提供了一条可循的道路。<sup>50</sup>

### **Hostility and Interaction:**

#### **The Image of Late Edo Period in the Anglo-American Reports**

**Abstract:** In the mid-to-lat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newspape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Japan due to trade interests. Because of the interference from Britain and Russia, the Tokugawa shogunate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keeping a distance from countries other than China, the Netherlands, and Korea. The image of early Edo period has always been hazy and out of reach in English news. Even due to Japan's strict isolation policy, the British media gave the illusion of an "empire". Since the First Opium War, the emerging United States took advantage of the Sino-British trade conflict to use force to open Japan's door. In the process, the American media fully used the power of public opinion to support the US-government in completing the signing of the Nippon-US treaty and encouraged the United States to take the lead. Seize profits in Japan. The image of late Edo period showed a completely different image in the eyes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han before. The Anglo-American media's world reports on Japan became increasingly colorful, and Japan's image began to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Anglo-American media and world public opinion.

**Keywords:** Anglo-American reports; late Edo period; isolation; opening of Japan; intercourse

---

<sup>50</sup> 後藤敦史：《開国期徳川幕府の政治と外交》，東京：有志舎，2015年，第1—11頁。